

◇ 爱情筑梦师其莎温暖抒写 ◇
◇ 一段至死不渝的深情等候 ◇
这个世界
总有一个人为你而生

You
Rock
My
World

他的 世界， 为你 而生



其莎 / 著

我所能想象出的挚爱，寻寻觅觅，除了你心上。

◆ ◆ ◆ ◆ ◆

随书附赠告白情书信笺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他的
世界，
为你
而生

TA DE SHI JIE
WEI NI ER SHENG

其莎 /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他的世界, 为你而生 / 其莎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00-2340-6

I. ①他… II. ①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5308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他的世界, 为你而生
作 者 其 莎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燕 兮
责任编辑 袁 蓉
特约策划 朱明迪 大 俊
特约编辑 朱明迪
封面设计 46 设计
封面绘图 林单调
版式设计 王雨晨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234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40-6
定 价 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8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 contents



001 ♡ 第一封情书

庄衍如果是变态，那世上一定有无数男人想成为庄衍这样的变态。

019 ♡ 第二封情书

有的人，只要一眼就会爱上；有的人，却穷极一生也追不上。

039 ♡ 第三封情书

她在最好最美的时光里死去，墓碑上却刻着别人的名字。

054 ♡ 第四封情书

她站在自己的墓碑前，清晰而强烈地意识到，她已经“死”了。

073 ♡ 第五封情书

如她所愿，终我一生，也无法从她制造的噩梦里走出来。

094 ♡ 第六封情书

庄衍，你最后得到了她又如何，现在还不是守着一座孤坟。

114 ♡ 第七封情书

他为白慕兮发疯，我为他入魔。

135 ♡ 第八封情书

他以为他们只能碧落黄泉相见，原来早已陌路相逢。

目 录 contents



- 153 ♡ **第九封情书**
对着那么一个人，纵然他有万般手段也使不出。
- 171 ♡ **第十封情书**
他的爱已经如此卑微，退无可退。
- 190 ♡ **第十一封情书**
你都舍得不要我跟诺诺，我还要命做什么？
- 206 ♡ **第十二封情书**
她要他的余生都在监狱里度过，以此祭奠她十五年的爱情。
- 226 ♡ **第十三封情书**
她的庄衍意气风发，从容自负，任何时候都不该低下他高傲的头颅。
- 240 ♡ **第十四封情书**
她对他爱得不彻底，恨得不彻底，每每想要放下他，最后一刻却总是反悔。
- 256 ♡ **第十五封情书**
她想回到从前，想要在她伤害他、推开他、抛弃他之后，他还能一如往昔地爱她。
- 270 ♡ **第十六封情书**
阿衍，我用我自己的一辈子来还，你要吗？
- 288 ♡ **番外 最好的情诗**



第一封情书

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，
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，
有如昙花一现的幻想，
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。

——普希金

秦知在一家生活周刊做记者，这是一份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则付出跟低廉的薪水不成正比的工作。年假刚结束，总监就带着她跟林薇去见客户。往常这种场合，总监只带林薇这种级别的美女。

下车的时候，林薇以一贯傲慢刻薄的语气解开了她的疑惑，“那姓陈的冤大头估计得了脸盲症，就你这姿色也能入眼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用挑剔的眼神将秦知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。

秦知怕冷地裹紧围巾，这几天一直在下雪，气温骤低。面对大美女的嘲讽，她回以钦佩的眼神，莫非漂亮的女人都比较耐寒？

“你想多了。鲜花还要绿叶衬，我不过是片绿叶。”秦知甚是从容。

林薇露出舒心的笑容，她正要继续说，但走在前头的总监回头催促她们，这个话题便不了了之。行至酒店门口，林薇忽然大力地抓住秦知的胳膊。

“秦知，你快看！”刻意压低的声音里难掩激动。

秦知很庆幸现在是冬天，她穿得多，不然非被林薇抓成重伤不可，这女人肯定练过九阴白骨爪。她顺着林薇的视线望过去，蓦然顿住——

人群里，秦知第一眼就看到了他。

白色的小雪中，那人拾级而上，侧影优雅而冷漠，比采访中的影像来得更加完美。这世上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身在何处，何处的风景便沦为陪衬。秦知恍惚想起一篇旧报道——《站在云端的男神》，倒是颇为贴切。

……他回来了。

庄衍回国了，可他是何时回来的？

许是她的视线太明显，庄衍走进酒店前，朝她的方向看来，淡漠的视线从她的脸上轻轻滑过。那一瞬间，秦知仿佛听见自己惊慌的心跳声。

“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庄衍。”林薇感叹道，“他这几年都在美国，根本没机会采访到他。之前小道传闻，他要回总公司坐镇，看来倒有几分可信。”

秦知心不在焉道：“也可能只是回来过年，过几天又走了。”

林薇的一腔热情却没因此退去，她快步走到总监身边，积极鼓动总监去采访庄衍。要是庄衍能上他们的杂志，他们这一期的销量肯定能再创新高。总监对她的提议不置可否，这是采编部的职责，再说庄衍极少接受采访。

秦知跟在他们的身后，思绪恍惚，待回过神，人已经在包厢。

“小秦，别愣着，快给陈总敬酒啊。”

总监不由分说地把酒杯塞到秦知的手上，她喝完一杯，总监又倒满一杯。三杯下肚，秦知面色渐白，总监却仿佛看不到她的难色。坐在秦知旁边的男人，满脸兴味，端着架子慢悠悠道：“小秦这是不给我面子？”

“陈总说笑了。”秦知一口喝完手里的酒，温和笑道，“不过我确实不能再喝，一会儿回去还要翻译稿子，等着出片，也不好耽误进度。”

“稿子可以让别人去翻译，吃饭哪有不喝酒的。”陈总看向赔笑的总监，“莫总监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总监转头用眼神警告秦知，“回头我跟主编说一声，明天放你假，这样就算喝醉也没事。”

秦知想起林薇的嘲讽，心道，总监这是要推她入火坑啊。

芸芸众生皆为三斗米折腰，为了广告提成，她忍！

坐在她对面的林薇，怡然自得地吃着菜，只递给秦知一个幸灾乐祸的眼神。她老早就看秦知不顺眼了，明明长着一张寡淡无味的脸，但从大学起，她就总输给这么一个人。那些男人都瞎眼吗？她林薇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气质绝佳，哪点不如秦知了？

说到底，她只是不忿暗恋对象是秦知的男友。

不过，已是陈年往事，要是他们还在一起，如今秦知哪会被这样刁难。哼，麻雀就算飞上枝头，终究还是要掉下来。

秦知被灌了大半瓶酒，多少有些醉意，此时，一只手摸上她的大腿，她猛地一惊，慌张地站起身。总监奇怪地看向她，秦知强装镇定道：“我去下洗手间。”

出了包厢，秦知向服务生问清洗手间的方向。

用凉水冲过脸，秦知顿时清醒了不少。刚才那恶心的感觉绝对不是她的错觉，她……她竟然被非礼了。

秦知认真地看着镜中的人，这是一张只能勉强称为清秀的脸，跟美艳性感的林薇站在一起，是男人都会先看到林薇。她工作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或许在林薇提醒她的时候，她就应该找个借口回去。

关掉水龙头，将手烘干，秦知渐渐冷静下来。

事已至此，懊恼无用，不如想想怎么解决当前的困境。莫总监此人啊，哪怕他们不在同一个部门，秦知对他的事迹也都有所耳闻，当初林薇还是他谈婚论嫁的女友，他都舍得让她去陪客户玩，何况她这个不

相干的下属。

秦知走出洗手间时，正好看到陈总边讲电话边走进隔壁的男厕所。她隐约听到对方提到了自己，就站在门边听了一会儿。本以为今天的饭局只是陪酒，但她没想到这个色欲熏心的陈总竟想把她往床上带，而莫总监显然是皮条客。

秦知听得怒火中烧，她冷着脸，往男厕所一探，里面空无一人，除了刚进厕所隔间的陈总。她将“打扫中”的警示牌推到门口，然后走进去，轻轻锁上门。她环顾左右，在角落里看到被清洁人员遗落下的工具，便用拖把顶住隔间的门。

不给这种人一点教训，他只会得寸进尺。

秦知拿起水管，拧开水龙头，从隔间的上方往里喷水。

惨叫声顿时响起来，腊月寒冬的冷水杀伤力不可谓不强。随即里面就传出陈总暴躁的咒骂声，门被摇得哐哐响，但始终打不开，“哪个孙子敢暗算我，活腻味了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敢拿水淋我！”

秦知不想让陈总的吼叫声引来人，就开口道：“陈总，冷静好了吗？”

他听出秦知的声音，暴怒道：“你敢这么对我，广告不想要了？！”

秦知收起水管，洗干净手，气定神闲道：“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张小姐，当真是国色天香，难怪陈总肯为她一掷千金。”

咒骂声戛然而止。

秦知抱臂而立，慢悠悠道：“都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啊。”

落汤鸡陈总大惊失色，他靠岳父提携才有今天的成就，而他老婆又极彪悍善妒，所以他惧内是尽人皆知的趣闻。秦知的话正中要害，他硬生生把咒骂咽回肚子，满腔怒火无从发泄，只能把门摇得更响。

“你威胁我！你竟敢威胁我！”陈总咬牙道。

秦知端着语气应道：“是啊。”

陈总似乎被她的话噎到，沉默许久，忽地打了数个喷嚏，憋着气道：

“算你狠！”

他之前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觉得秦知温和良善。这个女人分明是在扮猪吃老虎，就连他自以为藏得很深的情人都被她挖出来。陈总冷得直打哆嗦，又打了几声喷嚏，忍不住在心中咒骂秦知。

“我认栽，你放我出去。”陈总服软道。

秦知微笑着拒绝他的请求，“我走的时候，会帮你叫服务生的，陈总无须担忧。”说完稍稍一顿，她又拖着语调慢悠悠道，“广告的事，陈总可要慎重考虑。”

冻得瑟瑟发抖的陈总开口正要大骂，却又有所顾忌，闭上嘴巴。

秦知出了心中的那口恶气，身心舒畅，正要离去，此时一个隔间的门忽然打开了，一道清俊的身影缓步而出。秦知一惊，定神看去，却看到了庄衍。

她犹遭雷劈，苍白着一张脸，呆怔在原地。

庄衍用极其冷漠的视线看了她一眼，然后越过她，走到洗手池边，拧开水龙头。哗哗的水声唤回了秦知的心思，她转过身，强装镇定道：“你干吗偷听？”

庄衍淡漠道：“这里是男厕所。”

秦知有些脸红耳热，此时她才注意到庄衍的臂弯里挂着一件沾了黑色汁液的毛衣，以及大概是之前就放在洗手池边上的纸袋子。庄衍将脏掉的衣服塞到袋子里，然后提着袋子就出去了。

秦知看着他挺拔的背影，懊恼万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为什么会被他撞见这样的事情！

此时，他风度翩翩，气质卓然，完美得像从云端走下来的男神；此刻，她却在男厕所捉弄客户，对了，她刚才好像还威胁了陈总，他肯定都听见了。秦知想起自己的种种行为，越发郁卒，他干吗要来厕所换衣服！

周三早上开完例会，秦知回自己的办公室校对文稿，刚打开文档，就见麦子打着哆嗦推门进来，边走边搓手抱怨外面的大雪。秦知看他神情沮丧，猜想是采访庄衍又失败。那天他们在饭店遇见庄衍，回来后林薇就告诉了主编，为了拿下这个采访，主编特意派了从无败绩的金牌记者麦子出马。

“战况如何了？”秦知给他递了一杯热饮。

“吱吱，你真是好人！”他喝了一口，舒服地眯起眼，“还能怎么样，老样子呗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捏着声音模仿道，“很抱歉，我们庄总不接受任何采访——喏，每次都给我来这一句，君知科技的前台实在可怕，我现在连庄衍的面都没见着。”

秦知拿起桌上的杯子，抱在手上也不喝。麦子还在喋喋不休地抨击那位前台，她的礼貌是虚伪的表现，漂亮是不端庄，温和是做作。秦知暗叹一口气，麦子如果不是这么神经质且愤世嫉俗，他一定不会总是相亲失败。

“所以，你是打算放弃？”秦知沉吟许久道。

麦子叹气道：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庄衍太难采访了。”

秦知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子，她微低着头，缓缓道：“就怕主编那里不好交代。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就让我帮你去采访。”

麦子惊诧地望着她。

秦知主要负责社会版块，人物访谈一向是林薇跟麦子负责。虽说越大的公司，竞争就越激烈，抢新闻也是屡见不鲜，但这次的采访显然很棘手。向来低调沉稳的秦知居然提出如此冒进的要求，麦子难免惊讶。

秦知镇定地迎上他的视线，温和道：“我有个朋友跟君知科技有一些业务往来，或许他能帮到一些忙。反正你也打算放弃了，不如让我试试。”

麦子自然乐意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，但还是提醒道：“庄衍讨厌

媒体记者可不是什么流言，除非你的朋友跟他有私交，不然你连他的面都见不到。而且主编很在意这次的采访，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。”

秦知当然知道，最近半年杂志销量每况愈下，主编心心念念要提高销量。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机会，主编怎么舍得错过。

下午，仍是大雪纷扬。

秦知下了公交车，沿着路边的香樟树慢慢走，隔着一条马路，她远远就看到对面那栋巍峨华美的办公大楼，她有些出神地盯着被白雪模糊的“君知科技”四个大字，心口不知为何有些发慌，以至于她的脚步变得踟蹰。

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圈，君知科技能坐拥这样一栋大楼，其实力可想而知。而君知科技的创始人正是庄衍。这个男人用了十二年的时间，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。

过了天桥，直走两百米就到了君知科技。

秦知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走进去，迎面而来的暖气让她僵冷的手脚找回一点知觉。她定了定神，走上前去，甚是从容地对前台说道：“我是《都市生活周刊》的记者，想对庄先生做一个专访，能否帮我预约？”

美女前台端着标准的笑容，十分温柔道：“很抱歉，我们庄总不接受任何采访。”

果然跟麦子说的一样，但秦知早有被拒的心理准备，并不气馁，“我可以在这里等庄先生吗？”

前台客气又温柔地回答道：“您请随意。”

秦知道了声谢，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大堂里暖气充足，并且提供了热水跟报纸杂志，秦知觉得在这里等上一天也无甚要紧。不过她知道，哪怕她在这里等到天荒地老，也不一定能跟庄衍说上一句话。

就如秦知预想的那般，她等了四天，也没见到庄衍。

第五天，前台接到顶楼的电话，走过来对秦知道：“秦小姐，请您乘坐左手边的电梯到十二楼，陈助理在上面等您。”

秦知道过谢，神情镇定地走进电梯，片刻的工夫就到了十二楼。电梯门一开，她就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精英男，她看了一眼男人胸前的工作牌——陈跃。她心道，这人估计就是前台说的陈助理。

“庄总正在开会，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才能结束。秦小姐先到这边等一下。”陈助理边走边跟她交代，“你有十五分钟的采访时间，但是采访内容不能涉及私人问题。还有，稿子写完后发我一份。”

秦知回道：“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
陈助理似乎很忙，将她带到会客室的门口就走了。秦知并不介意他的慢待，毕竟在他看来，她可能只是一个“不知用了何种手段拿到庄总的独家专访”的记者，大约在庄衍身边工作的人，受其影响，也不待见媒体记者。

秦知走进会客室，里面已经有人，是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。他低着头，苦恼地咬着铅笔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。

秦知站在小孩的身边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语文卷子，真是惨不忍睹的分数。她看到一个用“犹如”造句的题目，小男孩是这样写的——犹如天雷轰头，我从梦里醒了。还有“胖子上课偷吃巧克力，我帮助他不告诉老师”之类的神奇造句。

当然无一例外都被老师打了大红叉。

“‘帮助’不是这样用的，你可以这样改——胖子上课偷吃巧克力，我帮助他纠正了这个坏习惯。”秦知忍不住出声道。

小孩抬头看她，好奇地睁大眼睛，“你是谁，我以前没见过你。”

秦知对上他的眼睛，怔了一下，这个小男孩生得十分好看，眉目精致，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小酒窝，煞是可爱。他的轮廓与庄衍有七分相似，不难猜出他们的关系。

“我……我叫秦知，是来采访庄先生的记者。”

小孩面无表情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盯着她看了半晌，“我叫白诺。”他把乱糟糟的卷子铺平，继续道，“你帮我写作业吧，不然我不让你采访。这里我最大，我说了算。”

秦知没有说话，她盯着白诺，怔怔出神。

小孩看她一直沉默，悻悻道：“你不愿意就算了。”

“不，我很愿意。”秦知掩去眼底的情绪，她搬过一张凳子，在白诺的身边坐下，微笑道，“哪里不会？”

“都不会。”白诺回答得十分干脆，酷酷道，“老师说我是造句奇才。”

秦知的嘴角弯出笑意，很赞同老师的观点。她拿过笔，给“天雷轰头”画了一个圈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没有‘天雷轰头’这样的形容词，只有‘五雷轰顶’。犹如，就是好像。比如，月亮犹如弯弯的小船。”

白诺了然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思索良久，写道：“爸爸的头犹如大西瓜。”他抬头，问：“这样造句对吗？”

秦知憋住笑，认真道：“可以，我们继续下一题。”

她讲解得很慢，一个词一个词地解释，白诺也听得很认真。改完了他的卷子，她又陪他做了数学作业，虽然白诺语文很糟糕，但是数学很好，只有一道题因为粗心算错，秦知帮他圈了出来。

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白诺完成了所有的作业。

白诺搬出自己的玩具和零食跟秦知一起分享，她知道这是小孩子独有的道谢方式。他们吃光了薯片、巧克力，一起大战僵尸，还下了动物象棋。在陈助理过来找她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已经成为朋友。

陈助理看到白诺跟她一起打游戏，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却没多说，只道：“庄总在办公室等你，请跟我来，秦小姐。”

秦知放下游戏手柄，只能跟白诺道别，小家伙面无表情地说再见。

秦知一走进办公室，就看到坐在办公桌后批阅文件的庄衍，他依旧是俊雅冷漠，气质卓然，只是眉宇间堆着几分疲倦。她的目光落在他修长的左手上，无名指上的戒指熠熠生辉，仿佛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他已经有了爱人。

庄衍的爱情罗曼史并不神秘。

十年前，南大最瞩目的一对情侣非庄衍与白慕兮莫属。他们的爱情史，至今还在南大广为流传，就连君知科技的名字由来也与白慕兮相关。

白慕兮的名字本来写作“木兮”，出自那句千古流传的情诗——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但报户口的时候，被工作人员写错了一个字。而君知科技的“君知”二字则恰恰是在回应这句情诗。

——我喜欢你，你却不知道。

——我知道。

然而如此情深，却不过是黯然收场。

当年他们的爱情有多浪漫，他们婚后反目就有多惨烈。

秦知收回心神，在庄衍的对面坐下，温和道：“庄先生您好，我是《都市生活周刊》的记者秦知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之前我已经将采访提纲用邮件发给陈助理，不知您是否看过？如果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尽管提出来，我会全力配合。”

庄衍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审视般看了她半晌，“秦小姐太客气了。”

秦知迎上他的视线，他的眼眸深邃幽沉，看得她心里直发麻。她猜庄衍肯定记得厕所那次的巧遇，命运就是一只小恶魔，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地捉弄你。她多希望能有一只月光宝盒，让时间倒流，抹去那段尴尬的相遇。

她在心中暗叹，秦知啊秦知，你何必自寻烦恼，你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，他如何看待你，与你又有何关系？

秦知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，甚是从容地从包里拿出录音笔，放到桌

上，微笑着说：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吧。”

她事先做过准备工作，采访内容主要是以君知科技的发展史为主。虽然采访内容过于平淡，也没有拍照，但只要打上庄衍专访，杂志必定卖到脱销。外界关于庄衍的传闻很多，比如他的深情，比如他的强势，这个男人白手起家，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，秦知敬佩他，却不想跟他打交道。

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秦知忽然问：“外界传言庄先生与庄太太感情不和，早在六年前就已离婚，庄先生为什么不澄清谣言？我看到庄先生手上还戴着婚戒。”

庄衍的神情瞬间沉下来，或许是他的视线太有压迫力，秦知忍不住避开他的目光。在她以为庄衍会拒绝回答的时候，他冷冷道：“秦小姐都说是谣言了，又何必理会。我的婚姻没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有离婚的一天。”

“那么庄先生，可以谈谈你的家庭吗？比如你的儿子。”她佯装镇定地继续问。

“秦小姐，采访的时间已经到了。”他看着她的目光如寒冰般伤人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还不死心，就在此时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，她转过身看去，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进来，正是白诺小朋友。

他嗒嗒地跑进来，熟练地爬到庄衍的腿上，“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庄衍看着白诺，目光变得春风般和煦。她呆呆地看着他们父子，长得可真像啊，血缘关系真是奇妙的东西。

“现在就回家。”庄衍抱着小孩站起来，等目光落到秦知身上，又从春天变回严冬，语调徐缓而低沉，“我不希望报道里出现诺诺，希望秦小姐能明白。”

她明白吗？当然明白，庄衍在警告她。

君知科技树大招风，庄衍虽然一直在美国拓展业务，但关注他的媒体多如牛毛。可是白诺的照片至今没有曝光过，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有一个儿子。她毫不怀疑，报道里如果出现白诺的名字，那这期的杂志就不用下厂了。

“那不打扰庄先生，我先走了。”她站起身，看向白诺，微笑道，“诺诺再见。”

白诺瘫着一张小脸，冲她摆摆手。

秦知走出办公室，脸上的笑容就垮了下来，垂在袖中的手抑制不住地轻轻颤抖。她快步走进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一遍遍地泼脸，直到理智回笼。

从洗手间出来，隔着长长的过道，她看到在等电梯的庄衍父子。

“爸爸……”小孩拖着撒娇的语调喊他。

“嗯？”

“爸爸，我考试不及格，老师要你明天去开家长会，你不要生气！”白诺一口气说完所有的话，又保证道，“我下次会考满分的啦。”

“考不好要没收玩具。”

“爸爸……”

“男子汉要说得出做得到。”

“可是我现在还不是男子汉，我是小孩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秦知怔怔地站在原地，出神地看着他们，庄衍的声音温柔得仿佛窗外的小雪，哪怕她看不清他的脸，也依然可以想象出他此时满足的神情。白诺抱着爸爸的脖子，脑袋一转就看到不远处的秦知，他冲她摆摆手。

电梯的门开了。

庄衍抱着白诺走进电梯，一抬头，也看到了秦知。他的目光冷冷地从她身上滑过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但她已经感受到了寒风般的审视。